



The dancing
Stonegarlic

跳舞的 曼珠沙华

郭丹◎作品

人生就像一场华丽的舞会，有绚烂的灯光，
耀眼的华服，虚妄的爱情和想象；
然而，结束时却总会带来
空洞而巨大的落寞和悲伤。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跳舞的 曼珠沙华

郭丹◎作品

The dancing
Stonegarlic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跳舞的曼珠沙华 / 郭丹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104-0278-4

I. 跳…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4600 号

跳舞的曼珠沙华

作 者: 郭 丹

责任编辑: 殷秀峰 张瀚文

封面设计: 胡椒设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 www.nwp.cn](http://www.nwp.cn)

[http:// 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1 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278-4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733

序 言

一直很喜欢 KALLEN 的书,从她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以致每翻开她的书都会让我不忍放下。无论是文字的雕琢还是情节的构造,都非常吸引人。

这次,作为她的好友,应邀为她的新书《跳舞的曼珠沙华》来作序,非常开心。事前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反复地将这本书阅读了两遍。毕竟这是 KALLEN 耗费了三年时间写出来的作品,于公于私我都应认真地对待。

首先,这部作品的质量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讲述的是两个女孩子一段妙不可言的情缘。书中引用了一些佛家的偈语和轮回的思想,为故事增添了些许的奇幻色彩。

一环环情节地相扣,一幕幕爱恨地纠结,两个女孩子的一生就这样真实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从这个故事里,隐约可以看到你和我的影子。也许书中的两个女主角并不单单是身为个体而存在的,她们是一个年代女性的代表,是一种回忆的载体,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随着两个女孩,回到曾经美好的年轻时代。

这是一部可以唤起我们内心共鸣的作品。最要好的闺中密友,最投契的姐妹淘,当遭遇了感情纠葛的时候,难免也会反目成仇。爱得越深,痛得也越深,尽管在追逐爱情的时候,她们伤害了甚至背弃了对方,但是在内心深处却仍为彼此保留了最柔软的部分。

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结尾处的升华,一段奇妙的轮回,一些不可预计的巧合,让我们相信,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注定的事。缘分的幻生幻

灭,也许是轮回都无法逃脱的。

故事中的点睛之处是两段巧妙的时空交错。一段是叶翩翩与晏湘裙在国外的巧遇,两人在一家名为“曼珠沙华”的酒吧里倾心交谈,但是湘裙离开后,酒吧便消失了。而此时,翩翩早已在国内因车祸而身亡。

另一段是湘裙在路边看到了年少时的她和翩翩,在追赶公车时的情景。看着年轻的自己和已经不在了好友,她想去做,但是却始终无法如愿。

人生难免有很多的无奈和遗憾,这些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是我们能把握住的是生活中已拥有的一切。

看完整个故事,掩卷之余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许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但在内心深处却又有很多无法放下的东西。

KALLEN的这本书相信能让所有的阅读者都深深地体会到一点——世上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世的幸福。



咏咏集：卷下

目 录



上卷：舞会

- | | |
|---------|----|
| 1、若只初见 | 2 |
| 2、菩提无树 | 11 |
| 3、一语成箴 | 26 |
| 4、春风笑人 | 47 |
| 5、芙蓉钗裙 | 53 |
| 6、洁常自污 | 63 |
| 7、轮蟾影破 | 69 |
| 8、相恩无益 | 76 |
| 9、相思寸灰 | 83 |
| 10、摇落成空 | 96 |

中卷：叶翩翩

- | | |
|---------|-----|
| 11、蓬山此去 | 106 |
| 12、本是丁香 | 115 |
| 13、年华风雨 | 121 |
| 14、聚如浮沫 | 135 |
| 15、天地扁舟 | 159 |
| 16、画堂西畔 | 178 |
| 17、竹坞清槛 | 183 |



上卷：晏殊

2	浣溪沙
11	蝶恋花
35	采桑子
44	木兰花
63	清平乐
69	玉楼春
69	鹊踏枝
86	千秋岁
88	木兰花
99	浣溪沙



下卷：晏湘裙

18、神仙关情	194
19、一风一叶	201
20、长亭微波	206
21、锦瑟无端	209
22、当时惘然	214
23、枯荷听雨	221
24、庄生晓梦	229
25、望帝杜鹃	236
尾声、身在娑婆	243

下卷：晏湘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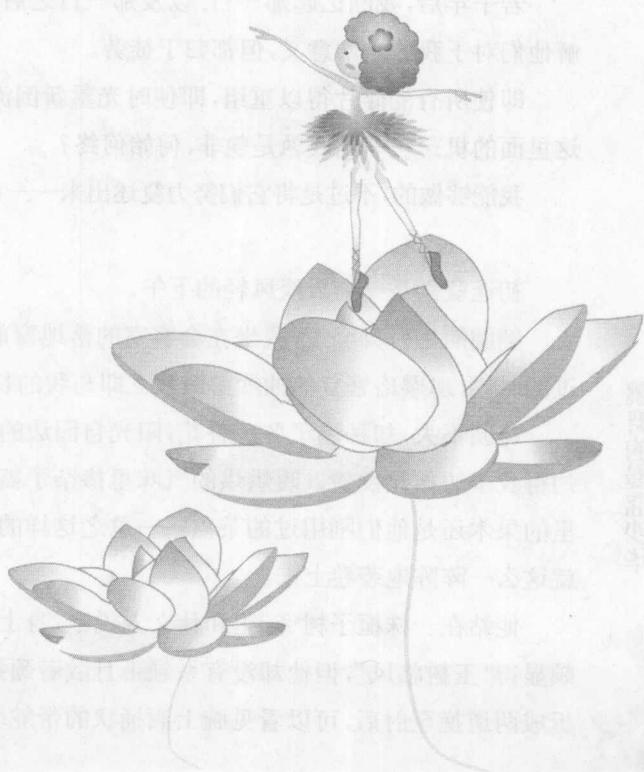
102	木兰花
103	木兰花
104	木兰花
105	木兰花
106	木兰花
107	木兰花
108	木兰花
109	木兰花
110	木兰花
111	木兰花
112	木兰花
113	木兰花
114	木兰花
115	木兰花
116	木兰花
117	木兰花
118	木兰花
119	木兰花
120	木兰花
121	木兰花
122	木兰花
123	木兰花
124	木兰花
125	木兰花
126	木兰花
127	木兰花
128	木兰花
129	木兰花
130	木兰花
131	木兰花
132	木兰花
133	木兰花
134	木兰花
135	木兰花
136	木兰花
137	木兰花
138	木兰花
139	木兰花
140	木兰花
141	木兰花
142	木兰花
143	木兰花
144	木兰花
145	木兰花
146	木兰花
147	木兰花
148	木兰花
149	木兰花
150	木兰花
151	木兰花
152	木兰花
153	木兰花
154	木兰花
155	木兰花
156	木兰花
157	木兰花
158	木兰花
159	木兰花
160	木兰花
161	木兰花
162	木兰花
163	木兰花
164	木兰花
165	木兰花
166	木兰花
167	木兰花
168	木兰花
169	木兰花
170	木兰花
171	木兰花
172	木兰花
173	木兰花
174	木兰花
175	木兰花
176	木兰花
177	木兰花
178	木兰花
179	木兰花
180	木兰花
181	木兰花
182	木兰花
183	木兰花
184	木兰花
185	木兰花
186	木兰花
187	木兰花
188	木兰花
189	木兰花
190	木兰花
191	木兰花
192	木兰花
193	木兰花
194	木兰花
195	木兰花
196	木兰花
197	木兰花
198	木兰花
199	木兰花
200	木兰花

上卷

舞会



佛说：爱欲于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1、若只初见

不知几千几万年前，我是佛前瞑目静修的弟子，身似菩提，心如镜水。

一日，佛陀讲法，妙口生莲。我耳心庄严，宁澈如昔。

然仙乐四起时，我突被惊扰。本是天女散花，却有一枝粘住我衣。拂拭不去。

我惊觉抬眼。有那么一刻，天地失色。眼前的世界淹没于刹那间。

我惶然伏拜于佛前。那一刻之后，我不再是我。

佛亦不再是佛。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佛前的那些没有爱欲、没有嫉妒、没有邪妄、没有痴愚、没有无名晦暗的纯净岁月，竟是那么美好。

若干年后，我回忆起那一日，以及那一日之后，还有翩翩——我试图去理解他们对于我的全部意义，但都归于徒劳。

即使所有的碎片得以重组，即使时光重新倒流，我想，我也不能完全辨清这里的机窍——到底孰是孰非，何始何终？

我能够做的，不过是将它们努力复述出来——在芳华淡去、缘劫散尽之后。

初逢蓝剑是一个云淡风轻的下午。

翩翩的生日舞会上，我坐在会客室的落地窗前，面朝花园，有轻风穿堂而过的时候，那璎珞繁复的抽纱窗帘就立即与我的长发纠结起来。

花园不大，却种满了各色香花，阳光自园边的树影中细细碎碎地漏下来，灼得我半边面颊发烫。暖烘烘的气味里掺杂了蔷薇与柠檬的香气，不知是园里的果木还是他们刚用过的茶点——总之这样的气息令人慵懶倦怠，而困意就这么一阵阵地袭卷上来。

他站在一株梔子树旁，正和什么人说话，身上那件浅蓝色衬衫格外得体，颇显得“玉树临风”，但他却没有系领带且散着颈扣，因为热的缘故，袖口也被折成两道挽至肘后，可以看见腕上酒桶状的帝舵表——虽是中等价钱的中等



货色，但配在他身上却也十分的高雅含蓄。不管怎样，这样的装束容易显得落拓，在这样一个衣香鬓影的舞会上。

而我却爱上了他。猝不及防地。

只用了一秒钟的时间。比一朵花开的时间还短了许多。

他似曾相识的面部轮廓，令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被我深深埋藏在记忆深处且不愿触及的人。

——在一个下雨的黄昏，我与他曾有过今生今世仅此一遭的聚首。而他的眼眸早已穿透了时空与变迁，一遍遍提醒着我：我与他，原来根本不必相识……

眼前的他像极了那个人，却更泰然更大气，仿佛落难时的重耳或者微服中的康熙。如此英俊的两张面容交叠在一起，跨越了岁月与离合。从他到他，竟都似佛前翩跹的天女之花。

我亲手结束了自己的清修时光，又发现凡尘一世如此单薄，于是不断努力，想填塞更多进去，使其丰盈再丰盈，无论怎样丰盈也还是不够——于是我惶然了。

在看不到结局之前，记不清轮回之后——我们可以拥有的，不过是此时。

在那个安静的午后，在我正拥有着的彼时，我听见自己说：谁说世间情事，与色相无关？

要清晰地讲述这个故事，得从叶翩翩说起：

翩翩是我所有朋友中家境最好的：祖上放过翰林，鸦片战争时期当过德国人的买办，有个曾祖母是宋美龄在卫斯理学院的学妹，就算遗留在内地的几支略为不济，遗传的生意头脑也使他们赶上了经济开放的浪潮，堂而皇之地摆起了民族企业家的派头——用一句广告词来形容，便是“百年老店，经典传承”。

但是有得必有失，这样的人家势必不会太在意儿女情长。翩翩的童年和少年都在孤独中度过。这也许是老掉牙的情节，但确实对翩翩的性格产生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娇纵、懒散、极端自我，和人相处时常有一定的障碍。

我小的时候，社会阶层还不敢这样公开区分，高官与富庶阶层的子女也不过和我们一起读公立学校，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优待。班级同学中能够忍受

叶翩翩的并不多，确切一点说是没有。即使有钱，她也不过是个孤独的孩子。而她大约也不屑从同龄的萝卜头中得到慰藉，总表现出很早熟的样子。尽管那时不过是和高自己几届的学长交往，娱乐项目也仅限于滑旱冰、看电影、打电玩，但已在同时代的女孩中间很出风头。大家一贯对她嗤之以鼻，然这轻蔑中包含了深深的妒慕；尤因这妒慕，掀起了少女间无数的流言蜚语；且为这流言蜚语，让她与大家更加疏离。

少年时代的我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整日醉心于功课，格外落落寡欢，亦显得孤芳自赏，以致凡是物理实验、体育二人组等需要合作的项目便醒目地落了单。任课老师常自以为是地把我俩送作一堆——我不是挑剔的人，而叶翩翩，相处久了才知道她其实极其单纯，但是古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太单纯了，反会为大多数所疑忌。

翩翩的功课非常倚畀我，我间或也劝她：“你倒是也看看解答过程，否则如何应对考试？”翩翩嬉皮笑脸，不为所动，我知道再说下去也是白费口舌，遂不耐烦地将功课簿子往她面前一推，以示放弃。

待我略大起来方才顿悟：翩翩虽常常不快乐，但更多的是无尽的幸运。与之相比，这“少年维特的烦恼”好比华丽袍子上的虱子，只要有耐心有时间，大可以逐个消除。为沉重功课担忧的只有我辈——其实何止是功课，所有的风霜雨雪还不得布衣芒鞋地独自担当？我拿什么和叶翩翩比呢？她脚上的鞋无论细跟还是浅口，羊皮还是锦缎，都从来不用走出户外。

“湘裙，我只喜欢芭蕾舞鞋。”翩翩常常走神，不知不觉就答非所问起来。她的小脸永远似栀子花一般洁白清香，一双清水眼冰凉清澈，藏不住任何心事，丰柔的嘴唇粉嫩如无邪、倦懒的婴儿。

“为什么？”我不过是敷衍发问。我手中正对付一道极其复杂的几何题。我对空间缺乏想像力，几何向来是我的死穴。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样子时，心都痛了：小小软软，白色圆头，系许多带子，华而不实如同初春的蝴蝶……”翩翩认真地对我说，晶莹的小脸上满是郑重之色，“我一直坚信，灰姑娘初遇王子时穿的就是这样一双舞鞋……”

夏日的午后，蝉声隐隐，阳光透过窗格射进来，隔了玻璃，车水马龙都成了无声的电影，教室里安静得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翩翩刻意压低的声音在我耳中也稍嫌大了些。



我向是南海紫竹林的侍瓶龙女，静伫观音身边多年，杂念无生，此刻怎能允许凡心稍动？于是生生截住翩翩的话，“可是翩翩，童话书里都说那是一双水晶鞋，透明且坚硬，估计是高跟尖头的意大利款……”

“但我依然觉得……”翩翩一怔，却还在那里微弱地申辩。

“你说的那种舞鞋离不开舞房，根本走不到大街上去！”我不由分说地下了结论，不知是对翩翩还是对自己。

沉默了一会儿，翩翩又说，“湘裙你身材好，穿裙子特别好看，尤其是小腿，纤细挺拔，真是难得。前天还有外班的女生打听你是不是舞蹈队的呢！”她托着小脸，神色格外由衷。

一片乌云闪过，悬铃木的影儿如宣纸上的泼墨，溅到我们周身皆是。

再沉着的人也爱听好话，何况年幼的我——我立即眉开眼笑地合起了钢笔，将那道复杂到无聊的几何作业收进书包，又拿出化学习题来做——化学是我的拿手，绝对能够一心二用，而且便于将翩翩的赞美悉收耳底。

“湘裙生得美，要是我有这样的相貌就好了。”翩翩继续托着下巴，喃喃的样子仿佛自语。

我极力克制自己的开心，同时也很真诚地说，“但是你也很美啊翩翩。”

“还是不如你好看！”翩翩的语气似在赌气，又似在沮丧。突然又想到什么似地笑起来，“人家说，如果你总是看某人，时间久了，就会像起来——不如我天天使劲看你吧！”说完就滑稽地扮个鬼脸，精灵古怪地盯着我看。

被她这样一看，我寒毛都竖起来了，只好暗暗下力推她，可翩翩哪肯认输，又推回来，同时在我肋下轻轻一捏，我忍不住痒，又怕被老师发觉，只好整张脸伏在桌上憋住笑。

“对了湘裙，舞蹈老师也夸过你身体条件好，不去练舞真是可惜。”翩翩见我求饶，也停止了嬉闹，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发丝，有些惋惜地说。

“我家境普通，父母才不会拿出这样一笔不相干的钱去成全我的爱好。如有多余的时间，他们巴不得我去多报两个补习班呢，”说着说着自己也觉黯然，逐渐没了底气，“而且高三将至，哪有这些时间？又当着个有名无实的学习委员，周六还要帮补一下成绩落后的同学……真真一点乐趣也没有。”这时太阳强烈的光线自窗外反射进来，一时间不及遮挡，全落在我眼睛里，几乎逼出几星泪滴。

“我还以为你从无烦恼呢，怎会诸多抱怨？”翩翩抬起精致的下巴，微微一笑——她的笑容里满是良好家教带来的优雅与得体，却无甚欢容。

“哪里哪里，”我客气地自嘲，“我只是缺心少肺罢了，并不是真的没心没肺。对了，说了半天，你怎么不去学舞？”

“专业老师说我平衡感不够，不肯收我。”翩翩沮丧地低下头。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

翩翩重重地捶在我肩上，“你还笑，真是缺心少肺！”

我不禁“唉哟”叫出来，老师立即向我们这边看过来，我轻轻“嘘”一声，对翩翩扮一个鬼脸，又低头继续专心功课。

但这安静只维持了一小会儿，一只纤细白嫩的小手又自课桌的间隙偷偷伸过来，把什么东西在我膝盖上轻轻放下。我本想推却，又怕辜负了翩翩的一番好意，更担心争执间更加引起注意，只好暗暗接在手里。

“这是日本最有名的北野茶屋出产的柏饼，”翩翩压低声音，“我叔叔出差回来带给我的。其实就是柏叶包裹的糯米红豆饼，但是滋味特别，又好吃，国内没得买噢。”

被她的话所吸引，我不由定睛看去，那漂亮非常的包装果然从未见过：不过是一团圆圆的糕点，被雪白的糯米纸包了，再绘上樱花与竹叶图样，旁边装饰着同色的和式图案，全透着隐隐暗纹。

“别光看着，来，尝尝看——尝尝呀！”翩翩在一旁不失时机地撺掇我，我略一犹豫，正遇上师长如炬的目光，急忙移开眼睛。

“快吃呀！快点！愣着干什么？”翩翩用胳膊肘来回地捅我，我条件反射地又开始发痒，一连串的笑憋在喉尖，几乎就要爆发出来，只好回手轻揉翩翩，“别！别呀！干吗非着急这一会儿？”

正争执间，突听得师长咳嗽了一声，显然是被惊扰了。我一吓，只得匆匆剥开糯米纸，囫囵吞枣地生咽了下去。那柔如雪、软若云的小点心在我舌间略打一个滚儿，就滑进了喉咙，不辨滋味。

而翩翩仍旧不依不饶地取笑我，“如今可见识了猪八戒吃人参果的真实版本了——晏湘裙，你别是没吃午饭吧？饿成这个样子！”

我又气又笑，但是柏饼噎在喉咙里，说不出完整的话，只得偷偷拧翩翩一把泄愤。翩翩自是不肯吃亏，急着要拧回来，但动作又不敢大张旗鼓，于是活



脱脱像个偷油不到的滑稽小鼠。

年少的女孩子，不外是西子湖畔青白蛇精，盘卧千年，优游纠缠，不待春雷乍起，惊碎一地细梦，便不知人间何世、岁月几何。

而那曾经相濡以沫、莫失莫忘的殷殷情谊，也不过聚集在这记忆中一小块芬芳的糕点上。

翩翩是绝对安静不下来的精灵，安静了不到半分钟，又碰碰我的肩膀，“其实湘裙，我倒是很羡慕你周六能来学校呢。”

我白了她一眼，粘团正哽住嗓子，不方便争执。

“你可以看见很多高三的学长吧？”翩翩侧着脑袋，一脸神往的样子。

“看见又怎样？难不成他们是熊猫和朱寰？值得周末巴巴跑来观赏？浪费多少时间呢！”我对翩翩的“花痴”很是不屑，“而且，他们不过是学长罢了，又不是外星人。”

“我只问了你一句，就惹出你这么多话来抢白我——”翩翩的脸蓦地红了起来，半晌才欲言又止地啜嚅道，“当然不是所有的学长都值得费心，如果、如果那个人是孟龙潭的话……”

“孟、龙、潭——”我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是不是被保送美院的那个？好像在高三级文科部——”

“对，是他，就是他！”翩翩兴奋起来，大眼睛里盛满的期待在阳光下闪烁，如同一颗颗细密的碎钻。她急切地晃着我的胳膊，“他近看是不是也十分好看？”

“谁会仔细研究这个？”我不悦的态度好像一盆冰水，将翩翩的热情兜头浇灭，“你有没有听说过‘非礼勿视’这个成语？”

“假道学！”翩翩不满地撅起小嘴，随即面颊上又洋溢起一抹娇羞的粉色，“你不要不承认——他活脱脱就像漫画书里走下来的男主角，更难得的是高大俊朗、气质儒雅……”

我实在忍不住笑意，在她头上轻轻敲了一下，“这么好的表述能力你应该用在作文课上，老师总是在批语上说你‘逻辑混乱、词不达意’……”

翩翩立即讪讪起来，小声强嘴道：“那是你们的认为！我才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到自己不感兴趣的闲事上头！”

“你的幸福，哈里路亚！”我好气又好笑，在她额头上驱魔样地画一个十字，“这还算是闲事？那什么才是正事？”

翩翩只得没了声响。

我不禁轻松而得意地舒出一口气，心想精灵古怪的翩翩被我彻底说服，终于可以安静地写会儿作业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翩翩小贼一样地靠近我的耳边，迅速抽走了我手里的HB铅笔，唬我一大跳，“我只对盛大的舞会和漂亮的男生感兴趣！”

翩翩的话无疑是个炸雷，我瞠目结舌好半天，才搜刮出一点可以与之抵挡的正经理论——“翩翩，你不是发烧了吧？课业这么紧，还有如此奇怪的想法？而且，学校规矩这么严，不小心触犯一点，都可能被校方抓个正着，如果做起反面教材的典型例子，那可……”

“天啊——”翩翩掩着耳朵笑出来，“湘裙你真八股，我才说一句，你就有一大堆说教等着我。哪就这么严重了？我不过随便说说，瞧你如临大敌的样子，还真是‘存天理灭人欲’哩！不过，”她顿了一下，在白纸上反复画着不明所以的图案，“湘裙，你真的不觉得漂亮的男孩子是一种奇迹，比漂亮的女孩子更加难得？想想看，谁能拒绝他们那种纯粹的美呢？简直是大自然的完美杰作，比铃兰比百合比玫瑰水仙都更为稀有和清纯，而且只绽放这么一季……”翩翩的声音说着说着便低沉下去，有如醉了一般，眼神迷离得好似校园外池塘里那些朝开暮卷的睡莲。

我的脸蓦地红了。在我们那个时代，“男色”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发售的概念，被翩翩这样大胆地一说，真可谓惊世骇俗。而且我立即注意到，翩翩手里玩弄的正是从我这里抢去的中华铅笔——我很喜欢这种铅笔，墨绿颜色与卷笔刀刨出来的木纹截面相衬，十分整齐漂亮。

“喂，你呆头呆脑发什么愣？有没有听见我说话？”翩翩嗔怪地捏了我一把。

我疼得腰肢一紧，急忙按住她的手，忍了气冷笑道：“什么叫‘只绽放一季’？你又知道？年纪轻轻便一副历尽沧桑的口吻！漂亮的男孩子有什么好？他们比漂亮的女孩子更容易被人惯坏，多数成不了气候——社会上也不以这个作为衡量男生的标准，他们要做到的是学识好、人品正、有责任感……”

“得了得了！”翩翩不满地白我一眼，“晏湘裙你真是‘煮鹤焚琴’，所有的兴致都被你扫光了——我们讨论的是梦想，你却巴巴地张贴征婚启事——我看你应该再加上几条：为人本分、奉公守法、吃苦耐劳、谨小慎微……哈！”

翩翩有时是很刻薄的，我愣一下，被她的激烈压了气势，但还是勉强争辩



道：“可是再美丽的男孩子也会长大变老，谁又能保证一辈子的事呢？况且靠脸吃饭，也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所以我从不追捧那些偶像明星，他们的黄金时段也不过就那么两三年，然后就如刹那坍塌的七宝阁：满眼瓦砾、面目全非……”说着说着自己也兴味索然起来，余下的话淹没在窗外的花樱里，于是我叹气道：“我们不要争执了，翩翩，永明寿禅师有云‘故知空华生病眼，空本无华；邪见起妄心，法本无见。’大家遵从的是不同的‘道’，谁也说服不了谁，何必在这一点上浪费时间呢？”

但是翩翩很容易被分散精力，露出夸张的惊异表情，“怎么湘裙，你开始读禅诗了？你比我想像中还要博学呢！”

我被她逗得“噗嗤”一声笑出声来，“这也好算博学？翩翩你真应该多读点书——”顿一下又正色道，“其实翩翩，我何尝不向往你说的那种盛况呢？但那种场景只会出现在安徒生的故事里：《猫皮姑娘》或者《跳舞跳破的鞋子》，我没有那样的背景和条件，所以只好压抑住自己的虚慕之心。但关于漂亮的男孩子，我始终不能苟同你的意见。那是和我们的世界绝无交集的另一种生物，以我们这个阶段，根本近不得碰不得。”

固执的翩翩此时突然沉吟起来，仿佛受了感悟的样子，“湘裙，你的话也不无道理，漂亮的男孩子好比那些晨露、珍珠，特别经不得岁月。”

“又有什么人能逃得过岁月的挫磨呢？古诗说‘大抵好物不长久，彩云易散琉璃脆’就是这个道理。”我用三角尺反复度量物理杠杆的受力点，但是心不在此，试了几次都找不到正确的方位，只得作罢，抬头对翩翩苦笑，“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群，又有谁吃了唐僧肉，可以跳脱六道轮回呢？所以社会上看中的还是家境、教养和自身才识，或者还要加上地位和金钱，而相貌倒渐渐退了下去——这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宿命，‘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翩翩呆了一般地咀嚼这两句话，“这是哪里的句子？真好听，再多念两句。”

我笑着接下去，“‘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这是昆剧《游园惊梦》里的唱词，我也是偶尔听来，觉得辞藻华丽，就记在历史书背面，上课闷的时候拿出来读一读。”

翩翩还在发呆，“湘裙，为你的缘故，我要重读元曲，并且要多买些佛经来看！”

“《牡丹亭》是晚明时汤显祖写的，不会编在元曲里。”我横她一眼，又惋惜又无奈，“翩翩，你要是读正经书有这个决心就好了，依你的聪明，考个二流大学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可现在，你看，你的心思全花错了路数……”

翩翩学着我的语气说，“湘裙，你是个聪明人，却是个大俗人！日日过得辛苦如一只工蜂，何曾花少许心思在讨好自己上？况且，”她赌气道，并不肯轻易原谅我，“我又不想做盗贼，干什么要探囊取物？”

我没有答话，翩翩说得对，她和我两个世界的人——她一世做人不用顾忌周遭的眼光。而我，不用人家耳提面命地教导“君恩父慈”，自己就先气怯了下去。

所以，她是蝴蝶，我是工蜂。

“湘裙，”翩翩还要说什么，台上的老师敲了敲板擦，“那两位同学——”我和翩翩偷偷伸一下舌头，一笑噤声。

这样的一季，也不过和其它季节一样，匆匆而过。

接踵而来是冗长的会考、科考、摸底测试……天天同几个成绩相仿的同学一起研究哪所大学把握最大、或是哪个科目最有前途……日日累得头晕目眩、口唇生泡。回到家中连吃饭睡觉的兴致也没有，妈妈帮不上什么忙，只好忧心忡忡地看着我。

愈到关键时刻愈要靠自觉，各个科目的老师批阅考卷尚觉时间不足，作业就沦为次选，有时竟然同桌互批。翩翩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让自己的功课一塌糊涂到惨不忍睹，只要一没人注意，她就偷偷戴上耳机，听时下最流行的音乐，或者把《装苑志》放在膝盖上阅读。

与她相反，我日日如同苦行僧，对着繁重的功课修行，所有的青春岁月被锁在这间小小课室里，像被罩在玻璃罩里胡碰乱撞的蜜蜂，茫然又寂寞，没有出路——自怜自勉尚且不及，就更加没有精力责备翩翩。

夏季才过了一半，就有天牛和花大姐误飞到课桌，引得女生尖叫两声。翩翩自她的漫画零食中抬起头，心虚又得意地吐吐舌头，悄悄在我耳边说，“这季最流行的色彩是杏子黄！”我只有疲惫地微笑。

翩翩见我不做声，又扳过我的肩膀，似真似假地逗我开心，“湘裙，你是天生的文昌运呢。我是多么崇拜你的才华与灵秀——但我只能做一只偷懒的蝴蝶，如果有一天你很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我，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